



火 災

狄 普 著
周 仰 普 煦 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火

災

[阿尔及利亞]狄 普 著

周 仰 鼎 譯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 书 章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Mohammed Dib

L'INCENDIE

本書根据 Editions du Seuil, Paris 1954 年版本譯出

火 災

原 著 者 (阿尔及利亞)狄 普

翻 譯 者 周 仰 騰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康平路 155 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94 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 11/16 字数：143,000

1959 年 4 月第 1 版

195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2,000

(原新文艺版印 4,400 册)

統一書号：10078·0645

定 价：(九) 0.60 元

內 容 提 要

法国殖民者侵略了阿尔及利亞的肥沃土地。原来的农民一小部分被逼耕种着沙漠边缘的山区瘠土，大部分成了殖民者的雇工，过着贫苦的被剥削生活。在革命志士哈密德的领导下，这些雇工终于罢工了。虽經帝国主义镇压逮捕，他們的斗争事业始終进行得很热烈。

富农加拉受到殖民者的小恩小惠，甘心出卖自己的民族利益，書中暗示他深夜放火焚毀了雇工們的棚屋。这场大火引起了阿尔及利亞民族革命的輝煌火炬，他們站起来坚决进行了爭取自由的斗争。

前 言

到了“光明之屋”的門前，就开始走上朔风怒号、山石嶙嶙的斜坡。脚下触到乳香和荻芦竹等类似木本的植物，走一步滑一步……这儿是勃尼·烏尔尼等一群人牽着他們的小馱子所取道的崎嶇路徑，这儿本是茫苏拉南面的城牆，現在只有几个塔的頹垣殘壁了。曠野中四无人迹；从平原傳來模糊的杂声。走到了名叫阿塔尔的高地上面，辽闊的幅員就在眼底了。东方，巍峨的夏尔夫·埃尔·哥拉勃圓錐形的山巔矗立在附近群峰之上；向北望去，在通奧藍的公路和鐵路之外，眼界直达薩夫·薩夫、安納耶和阿英納·爱尔渥特的葡萄园和麦田。在远景中，淡淡的藍色特拉拉群山好象一大队綿羊，在地中海和內地高原之間豎立着最后的屏障。近一点，就看到依馬馬·埃尔·基法納和勃来阿等平原。長着庄稼的田地仿佛一片波浪从天边奔騰而來，終止在勃尼·布勃朗次峰脚下。

在这片耕地之外，突然接上一片不毛之地，那里罗列着阴气森森的山峰。

由于在这些区域里所引起的凄凉情緒，就可以意識到已經越过一道疆界而踏上了寂寥的荒野。从此是在一片荒

漠中前进着，那里风吹着扇形而多刺的矮棕树叶子，飒飒作响：那里一丛丛盛开的金雀花仿佛在闪闪发光。北方，埃斯·斯塔高地已经耕过、下过种籽了，这一块地在没有达到原始荒地以前，拱卫了费拉① 占有的勃尼·布勃朗的一部分——下勃尼·布勃朗的全部。这些人在低地可以耕种的边缘上种地为生，住在山里，已经被摒弃在世界之外了。其实他们和特朗孙之间只隔三公里远。

他们终年替殖民者耕种、放牧，计日干活。生活方式是这样古老，人们的外表是这样单纯，人家会当他们是从一个被遗忘了的大陆上来的。高处的土地是无法开辟的，没有水，一片荒蕪，什么农作物都没法生长：就拿旧式犁的尖头也别想钻入一分泥土。

费拉常常挨饿。夜间，当黑暗笼罩着那些破房子的时候，豺狼出动了，嗥声是那么凄厉。但是，当你碰见一群面色苍白、骨瘦如柴、衣服槛褛的孩子们在路上的污泥或尘土里只管活蹦乱跳，嬉戏作耍的时候，就是冷酷的景色，有时也不觉披上了富有生气的新装。

文明从来没有存在过；人们所认为的文明只是欺人之谈。在这些高地上，人民的命运完全陷于穷苦。阿勃特·埃尔·加台儿② 和他的战士们的幽灵在这些不满足的土地上徘徊着。面对着人家富庶的田庄，费拉黑暗的蜗居使人

① 费拉 (Fellah)：原意是指埃及的农民，这里是指阿尔及利亚的雇农。

② 加台儿 (Abd el kader 1807—1883)：阿拉伯族著名酋长，反抗法国侵略，斗争了十五年(1832—1847)。

窒息。啊！在想着前途的人們……

可是我們还只是在一九三九年。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天。

奧馬尔在这里碰到了比他更不幸的孩子們，那些孩子太瘦小了，样子活象蚱蜢。他們穿的只是許多破布拼成的东西；他們脚上穿着羊皮做的鞋子，用芦草繩捆着。可是他們慣常是赤脚奔跑的。他們瞪着一对棕綠色的大眼珠，驚訝地向着留給他們的枯瘠的土地发怔。他們那种一本正經的古怪神态使得奧馬尔吃惊；他們的游戲不是特朗孙的孩子們一般的游戲；兽类是他們唯一的伴侶。他們不表白他們的思想，只知道怎样保持緘默，对一切不是属于乡村的东西都表示輕視。

在这凄凉的天地里，那些孩子們象奧馬尔一样，是早熟的。在他們的眼睛里显出一种同样在不幸中产生的智慧，尽管取得智慧的方式是不同的。

但是他們說起話来的語法、音調，是在城市里同年的兒童中听不到的，而且他們老是那样認真。这种持重是属于乡下人的本色。在他們的面前，奧馬尔覺得自己簡直是一个小孩子。他們在实行一种計劃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暴躁的热忱使他害怕：例如在毀灭鳥类、管理羊群、对抗欧洲人的时候。那些小費拉，在他們方面，却毫不困难地接受了他的友誼，他在他們里面发现了好几个伴侶。只是他們看到他閱讀法文書籍、用法語說話，感到惊奇。他們對他的一套知識也詫异起来：大地，照他的說法，是圓的而不是平的；这分明是跟事实相反。太阳是固定的，而他們，孩子們，却和

大地一同旋轉着。关于辽远的地方奧馬尔知道得很多。同样，他把天怎样下雨解說給他們听：于是那班乡下人抗議起来了，說他对上帝大不敬；有一天，他在他們面前演算出数字，把他們怔住了……可是乡下人到底也看出他的缺点：关于树木和植物，奧馬尔一点都不懂。他也完全不知道关于兽类、耕种、田里作活的事……

可是，大地几乎具有肉体，同时又是不自知的生命力在他身上显现出来了。在勃尼·布勃朗，他沐浴在一种充裕的、强烈感到的、奇异的能力中。在那边高处，他从老人“老总”的嘴里，知道了世界上广大的生活。

第 一 部

黑暗从小山谷中不知不觉地泛濫出来。这里那里，声音从清爽的空气中傳了开来，然后消失在寂静中。山下，人們騷动着，同时牲畜不停地走动着，漸漸陷入浮在树林中間的迷蒙的烟霧里，叫声混和在渺茫的深处。奧馬尔的臉上、袒露着的臂膀上感到沁入肺腑的凉意。

他把双手攏在嘴边做成喇叭的样子大声嚷道：

“喂！棗儿！你瞧我在哪儿！”

这块田地，是一块广大的、連續展开的高地；然后，突然低下去了。在田地的窪处，奧馬尔望着穆罕默德的屋子，仿佛一块晒干的白色泥土。棗儿裹在一块哈依克^①里，正沿着田庄的外圍，在小路上吃力地走着。

在地面尽头微微发光的白綫逐漸消逝，黑暗也就漸漸籠罩了曠野。附近，聳立着龐大的拉拉·賽底高岡；只能看

① 哈依克 (haik)：一块很長的整幅的布，阿拉伯人用来裹在衣服的外部。

到它的正面，它是峻削阴郁得可怕。虽然，旁边的松林比高岡还要高，看起来似乎包在柔和的大片羽毛里。

夕阳映照出最后一瞬的彩霞：紅云繚繞着几个山峰。斜暉不知不觉地沿着山腰升到頂点；很快就是黄昏了。奧馬尔心中充滿着恬靜的感觉。东方，夜色越来越濃了。落日仿佛一堆无焰的炉火把东边的土地和山峰燃遍了，然后蜷縮攏来，象一張慢慢燒成灰燼的叶子。

奧馬尔和棗儿只是在阿依尼同意她儿子去的时候才上路的。“好啊！”她不再需要他待在家里了。孩子从那时起就該計算着每分鐘，并且无法使他安靜地等待着。他常常一有机会就跑到勃尼·布勃朗去跟棗儿作伴：他每次去总是心里非常快活。

他跳着，舞着。他的笑声是那么响亮，好象爆炸开来似的。在公路上，汽車飞驰着：他碰見了汽車就高兴得直蹦起来，还要学着喇叭的声音直嚷。有时候他在一輛載得重重的、喘息如牛的貨車面前，发狂地喘起气来，喘得似乎肋骨都要断了。奧馬尔吊在貨車后面，讓車子把他拖好長一段路。棗儿除去她的面网，把它揉做一团，撂在头部后面。她追赶着孩子。不披哈衣克！就在这条沒人的公路上，假使她的母亲能够猜到这种事。哎哟！……

奧馬尔兴致好得很。那时，在他看起来，达尔·斯别塔尔①似乎是一所猙獰的监牢，而那些女人，似乎都是不可理

① 达尔·斯别塔尔(Dar Sbitar)：住滿穷苦人家的大杂院。

喻的潑婦，老是發着脾氣，把那個監牢弄得毫無秩序。她們簡直不是人，是雌老虎。他觀察她們，有時感到強烈的不安；有時心里充滿了悲憤：無疑地，女犯們的情況使她們的生活更加奇怪。

奧馬爾使勁推着那單扇大門，那扇門慢慢地开启了。瑪瑪看見他們走進來，驚异地低聲喊了起來。

“啊！棗兒來了！奧馬爾來了！”

她向孩子走去，吻了他，然後吻了她的妹妹。

加拉·阿利和他的女人遲遲地在干他們最後的活兒，一天的活兒快要完畢啦。

奧馬爾沒有把留在面頰上的唾沫拭去。這象長在他面皮上的一朵冰花，夜的涼氣平添了這朵花的鮮艷。

“你餓嗎？”

“我餓了。”

瑪瑪領他到一間屋子里，一間四壁滲漏出水的貯藏室，她在那里安置食糧；她抓了一把干无花果和一块餅，遞在他的手里。

瑪瑪詢問了一下达尔·斯別塔爾人們的消息。然後离开了他；拿了一把矮棕樹葉做的掃帚，接着把屋內打掃干淨。這樣姊妹倆就能安安靜靜地談天了。

一座長方形的大院子，土面捶得平平的；院子的兩頭蓋着兩所用亂石和泥土砌成、牆上刷着石灰水的屋子。所有的牲畜糞都堆積在院子外邊，家禽鬧哄哄地集中在那里。一陣陣風把那些糞料吹得遍地狼藉。

加拉說道：

“什么也不該隨便扔掉；就是這些也不該丟掉。”

他指着瑪瑪拋棄的那些畜糞。

“這東西還可以生火呢。”

少婦回到屋里跟她妹妹聊天去了。

瑪瑪·班特·阿德里是有一天，從达尔·斯別塔爾吹打打地迎到勃尼·布勃朗來的；這是幾年以前的事了……人家這樣娶了她，她並不怎麼快樂，說真話，也沒有什麼不快活。那天，她戴上金首飾，搽上胭脂粉，原來是和藹可親的，這時候卻不和人交談一語。一間大房間要屬於她了，一切食糧要由她來保管了；從此以後，她的生命就要包圍在山嶺之中了。在勃尼·布勃朗，生活是寧靜的。那里只有四宅房屋，每宅的周圍給過去的年月掘下了沉靜的深淵。勃尼·布勃朗不是一個鄉村，就連一個小村落也稱不上。

勃尼·布勃朗！那里過着寧靜明朗的日子，晝夜在光輝燦爛中有規律地嬗遞着。

象這樣的生活，這種土地……奧馬爾知道得很少，而且他所知道的一點，也只是從“老總”那個人給他启发之後才知道的。孩子一到這里，就惦記着他；在想念他現在怎麼樣了。黃昏很快地籠罩了村野，要不然，孩子准會立刻跑到他搭棚子的地方去。准會在那兒找到他，他准是坐在加拉的田地的邊上那棵大篇藹香樹^①的底下，照他的習慣，在用芦

① 篇藹香樹：一種產松節油的常綠樹。

草編織着東西。他的那個由樹枝樹葉搭成的天棚佇立在一個不大高的斜坡上。這斜坡面臨着公路和公路外費拉們住的區域，那里也叫勃尼·布勃郎。

奧馬爾還從沒看見“老總”站起來過。老人的雙腿從膝蓋以下都截去了，他把剩下來的腿部藏在破布中，用紅色的橡皮條子包裹着。從外表和粗細看來，他的殘肢象兩段柱子。那個“老總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鋸斷了他的雙腿。他身旁老是有一對細小的手杖。奧馬爾始終沒有看見他走過路。

“老總”屬於這塊土地，跟四周圍亂長着的樹木一樣。當初，這塊土地的实际主人加拉就在那里發現了他，不知道跟他說些什麼才好。後來，加拉決定趕走他的時候，却是太遲了。加拉知道沒法對付他了。

“老總”那個名稱是他在軍隊里混了這麼多年而得來的，軍隊生涯使他的雙腿切斷了。自從人家稱他為“老總”之後，他的真實姓名反被遺忘了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，他親自參加了戰鬥。他在一堆屍體下待了三天三夜。他跟死亡作着鬥爭；他高聲喊叫了三天三夜。後來他爬出了屍堆；他這樣戰勝了死亡。可是他失去了雙腿。回到勃尼·布勃郎之後，他無論對人或是對牲口說話的時候，只是用他那動人心絃的聲音。費拉們向他行着軍禮致敬，並且稱他為“老總”。

他飽經世故的心仿佛一棵鐵樹。當奧馬爾接近他的時候，“老總”給他長久地談天說地，他對世界只有友誼和崇

敬。他孤另另地一个人坐在树下，在大地的中間好象在一
只方舟^①上一样，他协助着居住在舟中的动物。在第一次
大战中，他听到了拚命想生存的人們的呼声。他自己也跟
死尸在一块儿躺了三天三夜，并且意味到自己也快要毁灭
了。

不，老人并没有不屑跟奧馬尔說几句话。孩子对这位
給他講解地上各种声响的老公公很快地发生了友誼。頑童
离开了女人們和家庭去参加世界上的广大生活。“老总”老
人教給他在世上應該說些怎样的話。

“无关紧要！”他有一天跟孩子說。“你懂得也好，不懂
也好，好孩子，在目前这是不重要的。竖起你的耳朵，記住
这个。將來，你的理智成熟了，你会好好地利用你的生命
嗎？……將來，等你長大成人的时候？”

在山的另一边，有几处灯火亮了起来。黑暗中，看不見
女人，只听見她們在喋喋不休地噤舌。她們的舌头在空气
中，发出尖銳的声音。男人們比較低沉的声音混合在她們
的声音中：但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的声音，沒有一种能盖住
另外一个嗓音，这嗓音有点沙啞，它似乎把世界上一切的声
音都置之不理。这嗓音高唱着一支歌曲，歌声中常常发出
一种拖長的音調，很奇特的高音，充滿着淒涼的情愫。

“你稍等一等看吧！”有一个人在村庄的尽头嚷着。

① 方舟：据旧約創世記第六章，挪亞造方舟把所有飞禽、牲畜、昆虫各取
一对，帶进方舟，以避洪水之災。

巴·特都歇用威胁的姿势，向歌声传来的方面，高高地举起一根沉重的木棍。

請你听我

飞向树林的歌声……

那个嗓音老是在唱。

歌声繼續下去：

还使牛儿鳴……

“等特都歇老伯到来：他会表演給你看怎样使你这种牛儿鳴起来。”

巴·特都歇馬上大声地嚷了起来：

“斯利……馬納！斯利……馬納！”

斯利馬納把双手抱在脖子后面，低声地哼着曲調，从阴影里踱了出来：在他黑暗中难以看清楚的脸儿帶着喜悅的表情。一点細小的光芒在他狹長的眼睛里顫动着。他得意揚揚的神情藏在几乎把他的脸儿全部盖住的胡子里。

斯利馬納，一声不响，抑住了使他奇特的眼睛发出光芒的微笑。在那双眼睛里，一星星不常有的微小的火焰显示出他正在策划莫测高深的詭計。

“你这一陣子唱得太多了，斯利馬納！”

斯利馬納默默地笑了一笑。

他們倆眺望着從他們面前展開的土地。他們一句話都不說，坐在斜坡的草地上。在他們背後，村莊變成了螺形的影子。一陣有玉米干氣味的煙向他們這面飄過來。

在山峰之下，夜色更濃重了；從模糊黯淡、陰森森的一片極深的灰綠色天空中，浮現出山巔的側影。在平地遠處，一點極細小的亮光，仿佛在一个暗灰色的火山熔岩的池上顫動着：這是未拉爾的農莊；再遠一些，特朗孫和幾個鄉村的燈火在濃霧中靜止不動。

“當我們沒有事幹的時候，”老头兒說，“我們就無聊得了不得。於是我們如怨如訴地唱着，不知道唱到什麼時候才會停止。我們毫無辦法。我們培養這種無聊的情緒，我們溺愛它。我們這樣可以生活得很久。有一天我們發現了這種無聊。如果，那一天我們還沒有看清楚我們的責任，我們會苟延着無益的生命直到……直到‘復活^①’那一天！如果我所相信的不是假的話，那末我們懂得我們的責任的時期就快要到了。”

斯利馬納·曼斯基納听着，他那閉着的嘴不斷哼着曲調；他在考慮老头兒所說的話。他的笑容漸漸地消失。

地面的輪廓陷進夏天霧氣的遠景中。田地浮動起來，仿佛失去了纜繩的船艦。固定在泥土的龍骨上的下勃尼·布勃朗村启航了，直駛在天空當中。

特都歇老伯似乎也趁那陣靜默反復想他自己所說的

① 復活：伊斯蘭教徒相信到世界末日時，死去的人都會復活。

話。他問道：

“加拉·阿利呢？……这个人在干什么？”

老費拉馬上又說道：

“我不知道，如果要揣度他的性格，人們以為只要向他瞧上一眼就得了。我倒怕必須用一生的時間去探測他的靈魂。而且我……”

“請上帝饒恕我，”斯利馬納打斷他的話說。“對你講真話，只怕沒有充分的時間。加拉的靈魂，我們別去管它。在我們身上的虱子已經使我們够累了；干嗎還要去搜索人家肚里的事。加拉的靈魂生得怎樣是無關緊要的！”

“這是……到底……為了跟你說。”

“好，算了！我們還是來唱一只歌，一只極短的歌吧，”斯利馬納說。“這可有價值得多。”

“你唱得太多了！你這樣唱結果能唱出些什麼來呢？”

“一只極短的歌，唱吧！只是一只極短的歌，巴·特都歌。”

斯利馬納·曼斯基納挺直了身子，向老头兒看了會意的一眼。

“只是一只歌。”

他把身子伸一伸直，把頭稍微搖擺一下。

“一只極短的歌。”

於是斯利馬納把包头布扶一扶正，挺起胸膛。他重新向特都歌老伯看一眼，笑得露出了他一嘴牙齒。老头兒就高声喊着來鼓勵他。